

上週末跟我多年不見的「外省」至交見面，見面前我嘀咕著「高級外省人」會不會成為我們之間的芥蒂。大學時我們曾為統獨問題爭得面紅耳赤，但始終是至友。直到有一年選舉「外省人」議題發酵，他說到菜市場都要講「台灣國語」，因為怕被排擠，並露出驚恐樣。這時我才意識到族群意識在他心中烙下的陰影是如此之深。一時為他感到心痛，只能安慰他：「不會啦」。之後我投入反對運動，兩人漸漸疏遠了，即使見面也儘量不談政治。

<http://www.libertytimes.com.tw/2009/new/mar/26/today-o2.htm>